# 宋元學案

# 廬陵學案表

歐陽脩
高平同調

子發

子棐

焦千之

呂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呂希績

呂希純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劉敞

子奉世

王回 見上廬陵門人

江端禮 別見安定學案

劉攽

劉恭

- 陳舜俞 別見安定學案
- 丁隲
- 張巨
- 胡宗愈
- 王安石 別爲荊公新學畧
- 曾鞏
  - 弟 肇
  - 李撰
    - 子 彌遜
    - 子 彌大
    - 子 彌正
  - 陳師道

蘇軾

蘇轍　並見蘇氏蜀學略

王回

徐無黨

別附蔣之奇

鄭耕老

廬陵續傳

尹洙

呂公著　別爲呂范諸儒學案

梅堯臣

並廬陵講友

蘇洵 别爲蘇氏蜀學畧

盧陵學侶

# 宋元學案卷四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 廬陵學案

祖望謹案楊文靖公有言佛入中國千餘年秖韓歐二公立得定耳說者謂其因文見道夫見道之文非聖人之徒亦不能也兖公之冲和安靜蓋天資近道稍加以學遂有所得使得遇聖人而師之豈可量哉述廬陵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亦謝山所特立底稾殘闕亦多以史傳參補

高平同調

文忠歐陽永叔先生脩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親誨之學家貧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澁澀弗振先生得昌黎遺稾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幷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文正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先生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文正使陝西辟掌書記先生笑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

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公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歷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韓范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先生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先生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文正之貶饒州也先生與尹洙余靖皆以直文正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先生乃爲朋黨論以進先生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奬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先生以特詔除之保州兵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脅從二千人分

隷諸郡富鄭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先生遇于内黄夜半屏人告之故先生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鄭公悟而止方是時杜祁公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先生慨然上疏爭之于是邪黨益忌先生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尋小人畏而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先生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先生出聚譟于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

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丞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先生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累遷至參知政事

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先生引喪服記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唯蔣之奇說合先生意先生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先生婦弟薛宗孺有憾于先生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之奇卽上章劾先生神宗初卽位欲深護之使詰之奇問所從來辭窮坐黜先生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

府辭不拜徙蔡州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王氏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先生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且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于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顧其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曾子固王介甫蘇洵父子布衣屛處未爲人知先生卽游揚聲譽謂必顯于世凡

經賞識率爲聞人好古敏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于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雲濠案先生所著尚有毛詩本義十六卷左傳節文十五卷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歸田錄二卷東坡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後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歐陽子參史傳

易童子問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曰眾辭淆亂質諸聖象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聖人書乎曰是魯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其傳久矣

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于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闕文多矣

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易用變以爲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陰柔之動多入于邪聖人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永貞

童子問曰屯之彖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彖曰動乎險中大亨貞動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

用有攸往衆人也治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果于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于自修以養其德而待也

童子問曰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問曰師貞丈人何謂也曰師正于丈人也其彖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當之曰湯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待主其爲毒也甚矣然其以本于順民之欲而除

其害猶毒藥瞑眩以去疾也故其彖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于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順天應人爲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曰吉无咎何謂也曰爲易之說者爲无咎者本有咎也猶曰善補過也嗚呼舉師之成功莫大于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无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所務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于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爲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于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問曰同人之彖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于人則通其志于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彖略具其說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謂也曰于此見聖人之用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衆人之豫豫其身爾聖人以天下爲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爲己憂以天下之樂爲己樂

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于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王之所難與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剝不利有攸往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

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于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衆人宜勿往而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剝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尙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于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于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其彖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爲也不亦宜哉

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獨立不

懼遯世无悶者其往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書而卦不爲一人設也大過者橈敗之世可以大有爲矣當物極則反易爲之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爲利而不爲者矣故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獨立而无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彖曰習坎重險也者何謂也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猱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沒以爲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也是以聖人于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于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上卷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彖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與曰男女

睽而其志通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爲類剛與剛爲類謂感必同類則以柔應柔以剛應剛可以爲咸乎故必二氣交感然後爲咸也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鍼則雖惰物而應彖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謂此類也童子又曰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異類乎曰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九州之類不勝其異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爲大聖人所以爲能

童子問曰恆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恆之爲言久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于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

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者向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化成

童子問曰遯亨小利貞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遯者見之先也陰進至于否則不進利矣遯者陰進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猶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何謂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下晦矣大哉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衆商紂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乎曰不貴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

童子問曰家人利女貞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與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則何爲獨言利女貞曰家道主于內故女正乎內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于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于正未有不正而利者聖人于卦隨事以爲言故于坤則利牝馬之貞于同人則利君子貞于明夷則利艱貞于家人則利女貞

童子問曰睽之彖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彖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于此者必有合于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爲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

男女暌而其志通萬物暌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異

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于二卦辭則同而義則異各于其彖言之矣蹇之彖曰往得中也解之彖曰往得衆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順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于患然順過乎柔則入于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衆也

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非

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者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身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衆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衆人者過而能改也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

童子問曰夬不利卽戎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盡盡君子者養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長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人夬剛決柔之卦也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

決也故其彖曰所尚乃窮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使知君子之爲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極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又曰居德則忌

童子問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其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說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于其中則不懼于其外惟不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貞大人吉无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羑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問曰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逆

莫大乎以臣伐君君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童子又曰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傳舜舜傳禹禹傳子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彖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于此則薄于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于革稱之者適當其事爾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于乾坤而稱湯武可乎聖人于坤以履霜爲戒以黃裳爲吉也

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言也何足問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

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彖曰湯武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分于二卦者其誰乎童子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也曰聖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飪也

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曰震者雷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衆皆震驚而獨能不失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彖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者謂可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聖人所以傳疑彖之闕文柰何曰聖人疑則傳疑也若震之彖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

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爲之時也時不可爲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爲而爲者也

故其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于斯時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敢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之謂也

童子問曰歸妹征凶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辭凶而彖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禮而歸得其正者此彖之所謂妹者也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兌上故其彖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同故又曰女歸吉也歸妹之爲卦也不然兌下而震上其上剛下柔以女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凶矣故其彖曰征凶位不當也

者謂兌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婦所以正人倫
禮義所以養廉恥故取女之禮自納采至于親迎無非男下女
而又有漸也故漸之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是已奈何歸
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問曰兌之彖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以
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于此矣而所以能
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
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
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散也其辭又曰王假有
廟何謂也曰謂渙爲散者誰與易無其辭也童子曰然則敢問
渙之義曰吾其敢爲臆說乎渙之卦辭曰利涉大川其彖曰乘

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澁者冰釋汗渙皆曰渙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乖戾分散之義異矣嗚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象莫大于萃可以有廟矣功德流行遠于天下莫大于渙可以有廟矣

童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貞者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與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與曰君子之所以節于己者爲其愛于物也故其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是也節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謂苦節者節而太過待于己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于人故曰不可正也童子曰敢問其人曰異衆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

童子問曰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何謂也曰是三者施于行己雖有過爲無害也若施于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蓋仁過乎愛患之所生也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

童子問曰既濟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謂也曰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于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濟則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問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謂也曰未濟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濟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于所宜居之方以相爲用所以濟乎未濟也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附託聖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覈其眞僞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溺其富麗之辭或以爲辨疑是正君子所愼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閒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遠出諸儒之後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于敢爲而決于不疑者以聖人之經尙在可以質也童子曰敢問其畧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于其象曰陽在下也豈不曰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爲文言者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爲言隱而未

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可謂詳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義盡于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其德行常簡以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所謂六爻而兼三才之道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而說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其說雖多要其旨歸止于繫辭明吉凶爾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說者其畧也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不可以勝舉也謂其說出于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足怪也謂其說出于一人則是繁衍叢脞之言也其遂以爲聖人之作則又大謬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

愈深吾不知聖人之作繁衍叢脞之如此也雖然辯其非聖之言而已其于易義尚有未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于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爲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爲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

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說出于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爲二三之說以相牴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說者自相乖戾尙不可以爲一人之說其可以爲聖人之作乎童子曰于此五說亦有所取乎曰乾無四德河洛不出圖書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貞則聖人于彖言之矣吾知自堯舜以來用卜筮爾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說皆無取矣然則繁衍叢脞之言與夫自相乖戾之說其書皆可廢乎曰不必廢也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尙存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

易大傳也至後漢已爲繫辭矣語曰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也繫辭者謂之易大傳則優于書禮之傳遠矣謂之聖人之作則僭僞之書也蓋夫使學者知大傳爲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則三代之末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長者先生之餘論雜于其門者在焉未必無益于學也使以爲聖人之作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辯也吾豈好辯者哉童子曰敢問四德曰此魯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爲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贊易然則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爲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謂左氏之傳春秋也竊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說是左氏之過也然乎曰

不然彼左氏者胡爲而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于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爲孔子未生之前之說此雖甚愚者之不爲也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爲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爲孔子作者出于近世乎童子曰敢問八卦之說或謂伏羲已受河圖又俯仰于天地觀取于人物然後畫爲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學之士牽合傅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學爾其失由于妄以繫辭爲聖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爲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則伏羲受之而已復何所爲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須人力爲之則不足爲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于身取于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

義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于其間哉若曰已受河圖又須有爲而立卦則觀于天地鳥獸取于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受于天者不曰取法于河圖此豈近于人情乎考今繫辭二說離絕各自爲言義不相通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而誤惑學者其爲患豈小哉古之言僞而辯順非而澤者殺無赦嗚呼爲斯說者王制之所宜誅也童子曰敢問生蓍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者謂前此未有蓍聖人之將作易也感于神明而蓍爲之生聖人得之遂

以倚數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者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蓍之怪其義不安則曲爲之說曰用生蓍之意者將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數起之義害于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蓍以筮欲牽合二說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則大衍之說是已大抵學易者莫不欲尊其書故務爲奇說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則曲爲牽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請益曰夫論未達者未能及于至理也必指事據迹以爲言余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蓋略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質于

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于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辯而可以知者然猶皆迹也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聞命矣敢不勉 下卷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歐陽公易童子問三卷據此補入又案序錄引楊文靖言佛入中國千餘年祇韓歐二公立得定耳文忠本論中下足與韓文原道諫佛骨表等篇並傳千古故幷入之

文集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柰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

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于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于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

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于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于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閒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于此時乘閒而出千有餘歲之閒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

盡廢然後民之蠹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蠹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于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于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柰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

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于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逐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中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

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于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于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于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趨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閒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于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于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

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于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于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俑者不仁蓋歎乎啟其漸而至于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于作

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于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于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與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舍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于

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本論下

附錄

呂紫微童蒙訓曰滎陽公嘗言少時與叔祖同見歐陽公至客次與叔祖商議見歐陽公敘契分求納拜之語及見歐陽公既敘契分即端立受拜如當子姪之禮公退謂叔祖曰觀歐陽公禮數乃知吾輩不如前輩遠矣

施德操曰歐公語易以謂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爲之耳韓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辯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

汪玉山與呂逢吉書曰歐陽公作濮議謂范堯夫傅欽之呂獻

可超大觀皆詆誣英宗以取直名其後章惇以此書納之禁中歐陽公有知當悔怍于地下矣以此知文字不可不慎
呂東萊與周子充書曰歐陽公每以平心自許濮議之成蓋在治平之後辭氣尚有餘怒以此知臨事之難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以經爲正而不汨于章讀箋詁此歐陽氏讀書法也然其間節目甚多固未易言以其學者之雖能信經而失事理之實者不少
又曰歐陽氏語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始悟人之窮力苦心于學問文辭者徒欲藻飾其身聖賢之事業非所以責之也
又曰歐陽氏策爲三代井田禮樂而發者五似歎先王之道不

得行于後世者然其意則不以漢唐爲非豈特不以爲非而直謂唐太宗之治幾乎三王則不必論矣

王厚齋曰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爲怪妄東坡云著于易見于論語不可誣也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于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人而議論不苟同如此

## 廬陵講友

### 舍人尹河南先生洙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博學深于春秋爲文謹嚴舉進士累遷起居舍人唐末以來文章寖敝先生與穆伯長倡爲古文以矯時所尚自是文風少變云參姓譜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 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員外梅先生堯臣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爲詩以深遠古淡爲意開出奇巧初未爲人所知用侍讀蔭爲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引與酬唱一府盡傾歐陽兗公自以爲不及大臣累薦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爲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與修唐書未奏而卒寶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廟輒獻歌詩又嘗上書言兵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先生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從之遊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云 參史傳

廬陵學侶

文公蘇老泉先生洵　別爲蘇氏蜀學略

廬陵家學

大理歐陽先生發

歐陽發字伯和廬陵人文忠公之長子少師安定盡傳其古樂鍾律之說不治科舉業文忠謂其得文昭之學以父蔭官至大理寺丞所著有古今系譜圖宋朝二府年表年號錄

梓材謹案大理傳本在安定學案考宋史先生本傳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謂其得文忠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當以范忠宣例之移入廬陵以見歐陽子之家學

直閣歐陽先生棐

歐陽棐字叔弼文忠中子廣覽强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文忠著鳴蟬賦侍側不去文忠撫之曰兒異日能爲吾此賦否因書

以遺之用蔭爲祕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文忠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文忠自作也服除始爲審官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先生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衆共白曰泰橫于漢南久可卻邪先生竟持不與泰怒譖于布徙知路州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奉詔罷覆折之令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參史傳

附錄

呂滎陽曰朝廷奬用言者固是美意然亦不可不審歐陽叔弼最爲靜默自正獻當國常患其不來而劉器之攻之以爲奔競

權門器之賢者猶有此誤況他人乎

廬陵門人

祕閣焦先生千之

焦千之字伯強潁州焦陂人也從歐陽公學稱上弟其時同門之士如曾南豐王深父皆以文學名而先生最有得于躬行歐陽公知潁州呂正獻公爲通判正獻日與公講學其于諸弟子中獨敬先生延之館使子希哲輩師事焉耿介不苟終日危坐未嘗妄笑語諸生有不至則召之坐面切責之不少假借其後希哲兄弟雖徧從安定泰山康節伊川諸公遊然其學所以成者內則正獻及其夫人督課甚嚴外則先生之力正獻歸京師以先生偕歐陽嘗贈之詩所云有能掇之行可謂仁者勇是也

後以遺逸薦爲祕閣校理知無錫呂待制希純知潁州築宅于城南以居先生潁人稱曰焦館

侍讀劉公是先生敞

劉敞字仲遠父新喻人學者稱爲公是先生舉慶歷進士廷試第一編排官王堯臣其內兄也以親嫌自列乃以爲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夏竦殁賜謚文正先生疏駁之三上改謚文莊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先生諫曰王事莫重于樂今儒學滿朝辯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爲袁盎笑也權度支判官徙三司使吳充以典禮得罪先生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相容耳對曰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帝

深納之卒使契丹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
識問先生曰此所謂駮也爲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
書曉之契丹益歎服使還求知揚州徙鄆州時蜀人龍昌期著
書傳經以詭僻惑衆文潞公薦諸朝賜五品服先生與歐陽公
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即少正卯
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深
淺昌期聞之懼不敢受賜先生以識論與衆忤求知永興軍拜
翰林侍讀學士先生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時兩
宮方有小人間言諫者或訐而過直先生進讀史記至堯授舜
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
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

理諷也忠眩瞀疾予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先生安否帝食新橙命賜之疾少間復求外以為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先生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畧尤精于天文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攷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為文尤贍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子公主九人立馬卻坐頃之九制成歐陽兗公每于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公服其博長于春秋為書四十卷行于時參史傳

公是先生弟子記

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可乎劉子曰可愚智非善惡也雖有下愚之人不害于爲善善者親親尊尊而已矣孔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聞一以知二回也聞一以知十然則其亦有聞十而知一聞百而知一聞千而知一者矣愚智之不可移如此

永叔曰以人性爲善道不可廢以人性爲惡道不可廢以人性爲善惡混道不可廢以人性爲上者善下者惡中者善惡混道不可廢然則學者雖毋言性可也劉子曰仁義性也禮樂情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人情爲禮樂也非人情無所作禮樂非人性無所明仁義性者仁義之本情者禮樂之本也聖人惟欲道之達于天下是以貴本今本在性而勿言是欲導其流而塞其

源食其實而伐其根也夫不以道之不明爲言而以言之不及爲說此不可以明道而惑于言道不可以無言而迷于有言者也

雲濠謹案公是先生弟子記四庫書目入子部儒家類語多可采今特采其與盧陵問答者二條亦可見其學之一斑云

謝山公是先生文鈔序曰予嘗謂文章不本于六經雖其人才力足以凌厲一時而總無醇古之味其言亦必雜于機變權術至其虛矯恫喝之氣末流或一折而入于時文有宋諸家廬陵南豐臨川所謂深于經者也而皆心折于公是先生蓋先生于書無所不窺尤篤志經術多自得于先聖所著七經小傳春秋五書經苑中莫與抗故其文雄

深雅健摹春秋公穀兩家大小戴記皆能神肖當時先生亦自負獨步虎覷一時雖歐公尙以不讀書為所誚而歐公不敢怨之世或言先生卒以此忤歐公今稽之墓志始知其不然也梓材案黃溍翁跋先生帖謂劉侍讀文忠公門人也溍翁及見先生此語當得其實觀謝山所云蓋先生之于廬陵及門而未心折者耳邵氏聞見後錄言呂汲公終身重敬原父之學知先生之見重當世如是又案先生之弟公非先生攽爲于文忠亦得列廬陵之門也

## 舍人劉公非先生攽

劉攽字貢父公是先生之弟也學者稱爲公非先生與公是同登科第仕州縣二十年始爲國子監直講歐陽兗公與趙公槩薦試館職歷知曹州兗州亳州襄州蔡州孫莘老蘇文忠等言其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召拜中

書舍人著書百卷尤邃史學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參史傳

附錄

劉靜春曰吾家原父貢父二先生高才博物風節凜然惜其與關洛同時而不偕之講學

雲濠謹案原父即遂父貢父即贛父古今字耳

縣令陳先生舜俞 別見安定學案

正言丁先生隲

丁隲字公默蘇州人嘉祐進士以經學倡後進尤長于易春秋爲文自成一家官太常博士元祐中爲左正言五上章論何正臣治獄殘酷巧詆刻深甚于羅織羃錮事載國史著有文集二

十卷 參姑蘇志

直講張先生巨

張巨字微之晉陵人嘉祐中舉明經薦爲國子監直講王荆公新法行乃引去時論高之先生嘗從安定學復與蔣之奇胡宗愈丁隲同學易于歐陽公著易解十卷

脩修胡先生宗愈

胡宗愈字完夫晉陵人文恭從子舉進士甲科爲光祿丞文恭得請杭州英宗問子弟誰可繼者以先生對召試學士院神宗立累遷至同知諫院王介甫用李定爲御史先生言御史不因薦得是殆一出執政意卽大臣不法誰復言之蘇頌李大臨不草制坐絀先生又爭之介甫怒出判眞州元祐初以吏部右司

郎中進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中丞請刪差法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尚書右丞于是諫議大夫王覿論其不當而劉安世韓川孫覺等合攻之朝廷依違踰年出覿潤州而言者愈力乃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蜀人安其政召爲禮部尚書遷吏部卒年六十六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諡簡修 參史傳

文公王臨川先生安石 別爲荊公新學畧

文定曾南豐先生鞏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公見而奇之

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判越州通知齊州累徙襄州洪州福州最後徙明亳滄三州先生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聞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各自爲書將合而爲一加先生史館修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旣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于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先生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于委廢單

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平生嗜書家藏至二萬餘卷手自讎對雖白首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餘卷所著文集曰元豐類稿（雲濠案四庫書目采錄元豐類稾五十卷其續稾四十卷外集十卷並佚）其文閎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旨遠要其歸必止于仁義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呂申公嘗告神宗以先生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參史傳）

附錄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曾某不附王安石流落外補汲汲自納于人主其辭皆諂而哀要之其文與識皆未達于大道

問南豐云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以誠心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亦未可也故加之以至意樂之用

工夫卻在誠心至意上否陳潛室曰此用論語意從致知上發源皆先儒所不道南豐屢屢言之度越諸公遠矣但其說樂處語不瑩耳樂者極至之意是他知好工夫到後自見此境界耳若用一物以樂之卽非所以爲樂木鐘集

文忠蘇東坡先生軾

文定蘇潁濱先生轍並見蘇氏蜀學畧

縣令王先生回

王回字深父侯官人先生敎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爲而不爲小廉曲謹以求名譽由進士爲衛眞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廢則人倫亡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也夫婦之合

人情也君臣之從衆心也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由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可與辱大道之行公與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爲達道也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爲世姑求其肯告吾過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潁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者治平中以爲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先生在潁川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其子汾爲郊社齋郎 參史傳

梓材謹案焦祕閣傳云同門如曾南豐王深父皆以文學名故以先生次南豐

教授徐先生無黨

徐無黨永康人從歐陽永叔學古文詞永叔嘗稱其文日進如水涌山出又云其馳騁之際非常人筆力可到嘗註五代史妙得良史筆意皇祐中以南省第一人登進士第仕至郡教授

別附

文穆蔣穎叔之奇

蔣之奇字穎叔宜興人舉進士元祐初累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坐責守汝州徙慶州徽宗立拜知樞密院事崇寧元年知杭州以棄河湟事奪職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三年卒嘗入元祐黨籍後錄其陳紹述之言盡復官職諡文穆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爲文穆端研記云文穆在熙寧元祐崇寧推爲博聞强識之儒曾在禁林記諸典章文物之舊曰逸史至數百卷是亦北宋一魁儒也惜其受知廬陵因患姦邪之目轉劾廬陵爲瑜不揜瑕耳

焦氏門人 廬陵再傳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庶官呂先生希績

待制呂先生希純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劉氏家學

僉樞劉先生奉世

劉奉世字仲馮新喻人邁父子天資簡重有法度以進士歷官至樞密直學士僉書院事坐黨籍累貶謫居沂兖以赦歸復端明殿學士優于吏治尙安靜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常云家世

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怍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也正須安以處之參史傳

劉氏門人

、縣令王先生回見上廬陵門人

江季恭先生端禮別見安定學案

曾氏家學

文昭曾曲阜先生肇

曾肇字子開南豐人南豐先生之弟也舉進士累官至龍圖閣學士坐黨籍安置汀州數年歸潤而卒先生天資仁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博覽經傳爲文溫潤有法其調貢嚴簡也邵安簡公聞其賢請爲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聞風踵至授經無虛席

後更十一州類多善政雲濠案先生著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議十二卷尚書講義八卷邇英殿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卷又曾氏譜圖一卷楊龜山狀其行紹興初謚曰文昭參史傳

## 曾氏門人

### 通判李先生撰

李撰字子約吳縣人受業南豐官至通判袁州以興學校爲先務有文翁常袞風雲濠案先生著有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文集五十卷史贊論五卷龜山楊文靖公誌其墓子彌遜彌大彌正

### 正字陳後山先生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好學苦志年十六以文謁曾子固大奇之許以文著時留受業焉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先

生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子固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文忠軾傅獻簡堯俞孫莘老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祕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斂之先生高介有節安貧樂道于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纔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莫之闚也初遊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獻簡欲識之先以問秦少游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獻簡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

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于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少游延致先生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常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于今而親于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雖然有一于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澤候公于上東門外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潁時東坡知州事待之絕厚欲參諸門弟子閒而先生賦詩謂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此學者稱爲後山先生參史傳

附錄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陳師道所師獨曾鞏至與孔子同稱然其云學欲至之捷而守之迂識欲覺之先而持之後見理未盡而執志甚堅惜乎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後山詩仰看一鳥過虛負百年身甚有深意

## 李氏家學 盧陵三傳

### 侍郎李籍溪先生彌遜

### 尚書李先生彌大 合傳

李彌遜字似之吳縣人通判撰子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第調單州司戶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剴切貶知盧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隱居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皆警備

先生率勇士邀斬甚衆靖康初召爲衛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建康牙校周德叛單騎招降之時李綱行次建康先生與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副後奉興國宮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言輔臣有不悅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陛辭帝曰行召卿矣七年秋遷起居郎先生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罪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鯁切如初冬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維以禦外侮嚴禁衛以尊朝廷練兵卒以壯國勢節財用以備軍食收民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效時駐蹕未定有旨料舟給卒以濟宮人先生繳奏曰事雖至微懼傷大體帝嘉納之試戶部侍郎秦檜再相惟先生與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八年上疏乞外甚力詔不允

趙豐公罷相檜專國贊帝決策通和胡忠簡銓上疏乞斬檜范如圭曾開抗聲折檜皆遭貶逐先生乃請對言金使之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詔廷臣大議檜遂先生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答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見利忘義今日之事獨有一去可報相公翌日再上疏言愈切直檜大怒先生引疾九年春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十年歸隱連江西山十二年檜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嗾言者論先生與豐公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于是先生落職十餘年閒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二十三年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徽猷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雲濠案先生著有筠溪集二十

卷四

弟彌大字似矩官刑工戶三部尚書參史傳

祖望謹案先生在兄弟中最以風節著至其講學則固未有聞也予攷其經紀胡邦衡之家事而贈以遠竄之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故亨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曰無我方能爲大事曰天將任之必有所摧折曰建功立名非知道者不能曰學必明心記問辯說其餘也然則先生之講學者深矣

其歸隱連江也張忠獻公爲治田宅力辭不受

吏部李先生彌正

李彌正字似表通判子官吏部郎兼史館上書忤秦檜指爲趙忠簡公黨入廢二十年

廬陵續傳

機宜鄭先生耕老

鄭耕老字穀叔莆田人紹興十五年進士明州教授以薦召見孝宗擢國子監簿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著詩易中庸洪範論孟訓釋參閩書

讀書說

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今取六經及論語孟子孝經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

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九十字且以中材爲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稍鈍中材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爲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其勉之

梓材謹案此說有作歐陽公讀書法者其數諸經先孝經矣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矣孟子矣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矣尚書矣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矣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矣周禮矣春秋左傳先後字數微有不同又云九經正文通不過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五字童子日誦三百字不五年畧可上口是先生之說蓋本歐公而字數有異爾又其闢佛亦與歐公同故移水心文集一段于後而特爲立傳云

## 附錄

葉水心志其墓曰毅叔嘗著仁義禮樂扶中截流等論推明聖

人之道歸于中正不偏常行不厭而佛者以寂滅無爲亂之此性命道德之蠹

## 劉氏續傳

### 縣令劉先生恭

劉恭字伯協南城人紹熙元年進士知瑞安縣象山嘗作書言郡縣官貪殘之害以告大吏先生以其人家世方盛若極言之恐攖其怒且居是邦非其大夫或于名分未安象山荅以向來區區之意不在利害至于理之所在必爭雖匹夫不可犯先生又以道大何所不容爲辭象山以不知務示之

梓材謹案是傳謝山稾底列象山門人顧象山與書一稱之以門下再稱之以來示又自遜曰敬虛心以俟教則先生特象山講友初未及象山之門也攷慈湖集先生爲新昌守誠齋與之書曰近世人物之盛莫江西若者江西

人物之盛又莫劉氏若者公是公非二先生倡以道鳴如古文篇何必減原道如弟子所記何必減法言如西垣訓詞何必減西京家傳正學之派心授斯文之脈不在執事而在誰乎據此則先生固承二劉家學者不必附之陸門矣故移入于此

宋元學案卷四終